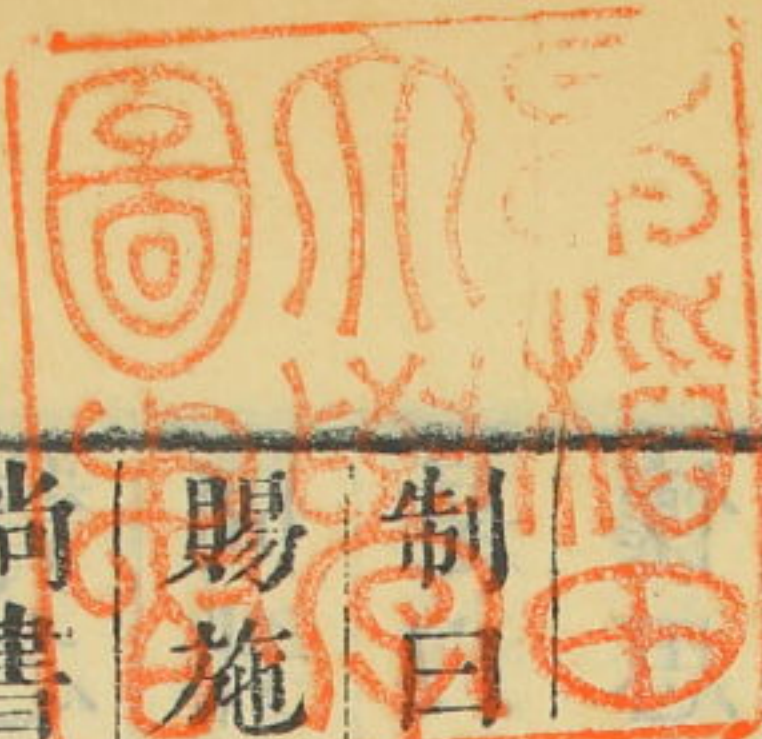


歸震川先生全集

和16
198
12



門八 和
第 198
卷 120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初謚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

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

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

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

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

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論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邵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業之原寔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龕祭以共牢尚其冥靈歆此嘉饗

靈其論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豈以山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闡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
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
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迺朔方之
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闕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
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寔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
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
譽聞方深委寄蘭橈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恩賍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
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瞻惟東藩恪修方
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旣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岵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
妙選作配各邦方嗣位免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
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
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
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况如臣
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
本專差某官齋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
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
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
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
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
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
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
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

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
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歷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
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
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
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
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
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
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蠶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

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
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
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
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已量力甘自退廢又
自念髫鬣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
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
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
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匡鼎雖
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傅忖
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

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貧窮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
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元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
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
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
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鬣
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
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
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人部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
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剝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
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
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
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頻仍其
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
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
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
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
已怙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

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槩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士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御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井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上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邱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傳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

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論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瀾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

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顛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鶩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培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

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元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元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元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元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

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

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闕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季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宏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宏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秦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僑佹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豨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

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而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寨猶在中國之間
若夫北紀與□□爲界□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
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
之世戎□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
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
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
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
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
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

城□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

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以下六首
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
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
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宏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
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
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
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
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為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

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懋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徼□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劔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

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上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辨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訢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以下三首長興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強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

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
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
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
何也已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
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聞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
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
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
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
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
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
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
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吳騫後學

何平訂

自昔晉士士之三品所以稱其志

下其果然煥然士士昔世之對今來其其
不立立而而昔也昔也昔也昔也昔也昔也
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
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天下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
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
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
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
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駕馬
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糞
廄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茨墻則剪鬪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
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
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
春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
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
出戎馬一匹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
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
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邱甸之馬蓋國有
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
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
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
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
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泝渭之間皆非
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
坰牧之盛衛文公騅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
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騏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
中騶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
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曠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
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驥廐
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
大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
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
駿馬龍馬閑駒駟駮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
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
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
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
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駕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
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
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
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
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
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
駒駮五曰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
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
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愬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元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遼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氏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

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

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歷中知諫院余靖

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也秦之先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元池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川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驟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與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

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
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
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
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旣非銓擇而遷徙迅
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
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
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
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
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
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
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
言舊制以左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
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
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
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
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
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
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
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庭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

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絲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

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今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旣罷保馬於是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
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
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
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
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
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
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
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
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
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
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
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
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
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
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
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
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
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
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
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

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項之地旣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節曠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

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旣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關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

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峇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邱非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羗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况置之磽陁無所馘畜或不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

牲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
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
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
之宜行逐水草醜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
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
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
期遣使徵馬五十醜都來京師醜都者承乳車之名
也■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
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
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

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
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
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太祖以寧遼諸王各
據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
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
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
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
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
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
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塲腹內諸王駟馬及極邊軍

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已塲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有占爲已草塲山塲者諭之■土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益制□□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賚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震川先生別集卷四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
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
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
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
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
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
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
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以保全以待援至吾用
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以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
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添人沙漠不免疲於和林
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牛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
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口為中國
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
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
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太祖既驅元主還幕
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諸
王往往輕出塞■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
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
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
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

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
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
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
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
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
余從太史問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
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
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諸監邊郡
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
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
漢故時六廐省為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
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
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
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卽罷梁置太僕卿與
太府少府為夏卿太僕漢為中二千石梁列為十二
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

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騶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未今述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迓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仿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

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騅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守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迺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十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旣伯旣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
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皇帝
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
滋久梁桷圻墜藩級蹙圯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
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
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
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
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
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福
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闕啓閉以時過者祇肅
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
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守丞臣埜縣丞臣
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賞飲其費於是翰
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
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
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
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聖人在位
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旣協力以崇神祠則
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翫翫國馬千甸之
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
王良有崇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
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
惰毀琢石鑿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元嘉靖中
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
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
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
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桐乳
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
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
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
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
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
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
一豕一幣一其色白邊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
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
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
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
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淮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天子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

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歎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各以予民乎■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 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成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廄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
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
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
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
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
日贏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
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
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
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此之馬稱天下今民歲
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
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
不爲之長慮也

舊刻職官以下四篇列入雜著
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王

輯基訂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問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宋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闈而偏狗墮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

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
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
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
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疾生智慧者與
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縑鈞牽衣者竟
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

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淪
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
漠中每掩卷為之流涕以為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
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
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
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

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尙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論曰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尙滯

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尙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眾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忌

論曰不忌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為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額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皆以各開其藜藿衣襟以戲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筭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慮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指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文淵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